

# 7 格桑梅朵



# 在藏北下乡

余凤

## 扎达土林

刘晓东

扎达土林,高原的奇景,  
伫立在西藏阿里的高地。  
湛蓝的湖泊,消失成沙,  
岁月的痕迹,印刻在土林里。

空气稀薄,情意浓烈,  
我在此刻,感受你的壮丽。  
抚摸你的胸膛,苍凉而宽厚,  
倾听你的心跳,微弱而真实。

你是远古的记忆,  
也是现在的存在,  
我想象不出你原来的模样,  
但触摸到的你,厚重而真实。  
你是否曾包容万象,深不可测?  
如今你高不可攀,万物敬仰。

最后一粒思想被渗透,  
岁月的沧桑慢慢浮出水面。  
光天化日之下的你,素颜无华,  
那被风蚀的流光,没有了碧波的庇佑。

你独自站成一片林,守护信念,  
我是否在你的梦里行走?  
等你悟悟,看穿这亘古的莫测。  
放飞心灵,放飞自我,  
我悄悄离开,不再惊扰你的梦。

亿万年的沧海桑田,你如若昨日一瞬间。  
宇宙间走走停停,你是过客,我也是过客。  
但在这里,我为你停留,为你写诗。

到河边夏季牧场进行了实地察看,感到这里建座桥的确十分必要,便答应筹资10万元,帮助实施这个项目。工作组同志和村干部十分高兴,说这座桥建好后,就以我的派出地浙江省常山县命名,取名为“常山桥”,作为浙江援藏干部无私援助奇达村建设的友好见证!我深知,我捐助建造的不仅仅是人畜通行的桥梁,更是一座联系汉藏民族兄弟情谊的桥梁。

出于援藏的使命和对藏族同胞的关心,我让村干部帮我找几户贫困户,进行帮扶对接。没想到村干部对此犯了难,说村里没有贫困户的。最后勉强找到一户,是位老年藏族妇女,没有丈夫子女,眼睛不好,因此没有虫草收入,但村里已经修建了简易板房,工作组给买了新的床铺及生活用品,而且已经列入村里的五保户,生活也已没有后顾之忧。村干部介绍我的来意后,她站起来,接过我给的钱,感激地合掌向我致谢,不停地说着“扎西德勒”,并拿出哈达给我献上。没有如愿找到对接帮扶的贫困对象,遗憾之余,但心里却是很欣慰的,这说明这些年藏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这不就是我们援藏的最大目标吗?

这次下乡,花了3天时间,这也许是我的工作生涯中最远最险的一次下乡,也是经历奇遇的一次下乡。我深深感到,如今的藏族群众生活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口支援西藏得到藏族群众的普遍拥护,只要落实好党的政策,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作为一名援藏干部,有幸投身和见证西藏这块祖国神圣领土脱贫致富的历史性伟大实践,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

(作者系浙江省第七批援藏干部)

对我这样一个来自乡镇基层的干部来说,下乡,可谓是家常便饭,因为乡镇日常工作接触的就是最广大的基层群众。2013年被组织选派为浙江省第七批援藏干部以后,来到那曲地区(现那曲市),担任市住建局副局长。环境变了,岗位变了,职务变了,但喜欢下乡,深入群众的习惯却没有变。仅仅两年多时间,我跑遍了那曲市11个县,有的县还去了多次。但最难忘的,是那年到那曲东部比如县的一次下乡。

比如县羊秀乡是那曲市住建局的联系乡,其中有6个行政村是那曲市住建局的驻点联系村,根据规定,局里每位领导班子成员都要联系一个村。于是,一个叫奇达村的村子从此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9月份的一天,趁着那曲的天气尚未转冷,我决定到自己的联系村羊秀乡奇达村去一趟,并代表局里和浙江援藏干部,看望慰问6个驻村工作组的同志。

由于路途遥远,从那曲地区出发到羊秀乡,车程要七、八个小时。我们早上8点多钟就出发,这个时间在区外已经是上班时间,但在那曲天才刚蒙蒙亮。车行5个小时才到比如县城,我们在一个路边藏餐馆吃了午饭就抓紧出发赶路。离开县城不久,眼前横亘着一座大山,这便是比如县最高的山峰—夏拉山,翻过这座山就到羊秀乡了。车子一路上坡,在山脚还是晴空万里,蓝天白云,到了山腰时天气陡变,狂风骤起,黑云压顶,豆大的冰雹砸得车窗爆响,随后竟下起了鹅毛大雪,瞬间整个夏拉山山体变白,道路也变得泥泞起来,车轮直打滑,车速也慢了下来,看着窗外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身上紧张得禁不住冒出了冷汗。

翻过6000米海拔的夏拉山口,就到了羊

秀乡界。到了山脚,只见这里山清水秀,山间云雾缭绕,河水清澈见底,若不是民居较为破败,道路坑洼不平,牦牛四处闲逛,还以为到了江南某乡村了。

下午5点多钟,终于赶到了我联系的奇达村。由于路上遇到风雪,比平时多花了一个多小时。奇达村距乡政府不远,村里的藏族群众朴实善良,大多不会说普通话,连来迎接我的村干部也不会说。村民们见到我后仿佛很惊奇,但都友好地微笑点头,让我恍如穿越到世外桃源,见到一些“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

晚餐是工作组同志自己烧的,平时他们吃的都是藏餐,今晚特意炒了两个川菜,吃饭就在村会议室里。由于海拔较低,加上工作组同志热心相劝,我便大胆喝了酒。藏族同志朴实直爽,一个个向我敬酒,到晚饭吃好时,有一位竟已醉倒,呼呼直睡。

晚饭后,我一改以往半夜一、二点钟睡觉的习惯,十一点多便睡下了。藏族的椅子和床是一体的,加上靠垫就是椅子,拿掉靠垫就是床,虽然不习惯,倒也并不难受。

迷迷糊糊睡到半夜,忽然被一阵猛烈的拍打院子铁门的声音惊醒。由于当时为迎接自治区成立50周年,要求驻村工作组一律在岗,并经常夜里突击检查。工作组的多吉第一反应就是检查组的人来查岗了,刚想出去开门,被组长罗措拦住了,罗措说,不对,可能是棕熊,如果是人不可能这样乱打的。几个队员拿了值班电筒打开房门走出去,从院子铁门缝里看到一个黑乎乎毛茸茸的身影,果然是棕熊。大家边拼命发出吼叫声,边捡起院里的石块往熊身上砸,还有两位同志拿起脸盆敲打,终于把棕熊吓跑了,但大家紧张得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

据工作组同志介绍,这已经是他们这一年第三次遭遇棕熊了。有一次他们早上起来到厨房里,发现里面的青稞粉、奶渣洒了一地,知道肯定是棕熊来过。最惊险的是5月份的那次,一头棕熊带着两头小熊打破窗户爬进了工作组驻地,工作组的同志赶紧逃离,村民们闻讯拿起棍子、铁锹赶来,小熊吓跑了,两头小熊被堵在房里抓住了。第二天,他们还是把两只小熊放掉了,怕小熊前来报复。我一来就遇到棕熊,工作组的同志开玩笑说,可能是听说有贵客在特意来拜访吧。我倒宁愿相信棕熊是因为饥饿闻到会议室里饭菜的香味被吸引来的。现在生态保护越来越好,棕熊越来越多,野外找吃的也越来越难,到藏族群众家里来找吃的,也许对棕熊来说,也是被逼无奈之举。

第二天上午去看望慰问其他几个村的工作组同志。那曲市住建局工作组派驻的6个村,沿奇曲河而分布,距离绵延宽达80公里,从海拔3900米的奇达村到4800米的瓦宁村,景色也由潺潺流水转换为巍巍雪山。从早上9点出发赴各驻点走访慰问,每个点只是与工作组同志见个面,稍事寒暄,了解驻村工作情况及所驻村的发展情况,感觉犹如蜻蜓点水般,却也直到下午3点多钟才走完。各个驻村工作组的同志很是激动,都准备了牛肉、酥油茶及各种点心,当然还有哈达。由于一天马不停蹄,一路颠簸摇晃,回到奇达村驻地竟有腰酸背痛之感。

奇达村居民点到夏季牧场隔着一条河,河上只有一座简易的铁索木板桥,由于年久失修,有的木板已经腐烂,牛羊根本无法通行。在河上建一座人畜通行的新桥,成为村民强烈的呼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当即



藏北风光

高玉洁 摄

## 父亲的十二张挂历

刘论刚

今年春节期间和父母视频聊天时,从镜头又看到了老爸贴在客厅墙上的十二张挂历。

2012年,我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入伍西藏,成为了一名森林武警。自那时起,当地政府每年都会在春节前给我们发一张挂历。每次老爸就会把挂历贴在墙上,并标记日期。2018年,我们单位转制为消防救援队伍后,当地政府依然每年发挂历,老爸也依旧把最新的贴在墙上。不知不觉已经十二年了,墙上也贴满了十二张挂历。

刚开始,我对父亲将挂历挂在客厅墙上的做法并不理解,甚至觉得老土。然而,随着我在部队的年份逐渐加长,渐渐明白了父亲的用意。

当我又一次回家休假一段时间后,父亲突然问我:“你还有五天就要回部队了吧?”我被父亲的记忆力震惊到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好奇地问。父亲起身指着墙上的挂历说:“我都给你记着呢!你是3月16日回来的,还有五天假期就到了……”

看着挂历上被父亲用笔标记的日期和备注,我起身凑过去,父亲说:“10月28日是那年你去山里灭火的时候,好几天联系不上你,我和你妈都着急坏了……”“7月1日是你入党的日子……”“12月1日是你转士官的日子……”“12月10日是你当兵离家的那天……”

看着挂历上被父亲用笔标记的日期和备注,我感到无比温暖和感动。当我看到挂历上的结婚日子时,我仿佛又看到了父母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他们为我准备了最美好的祝福。而当儿子出生的那一天,挂历上的日期变得格外醒目。那一刻,我成为了父亲,肩负起了为人父的责任,父亲也荣升为爷爷。

“老爸,谢谢你。”我紧紧地抱住了他,感激地说:“这些年,你一直在我身边,支持我,鼓励我,让我变得更优秀。”父亲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后背,眼里闪烁着泪光。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亲情和家庭更重要了。

2021年的挂历有几处日期被标注得格外醒目,靠近查看,发现是我两次参加救援任务的日期。

6月份,我作为一名记者跟随西藏森林消防总队特勤大队前往陕西省周至县进行前置备勤。备勤队伍主要担负着抢险排涝、解救群众、人员疏散及防汛抗洪等任务,同时也要承担应对地震地质灾害、事故灾难等救援工作。这是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我们时刻准备着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7月22日,商洛市发生了特大洪水灾害,我们迅速出发赶往灾区进行救援。出发前,我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的行动,让他们别担心。当时,我们背负着物资徒步30多公里,走在“没有路的路上”,翻越山岭时山路又滑又陡峭,很多队员都滑倒摔到膝盖和屁股。最艰难的是穿越激流,在河滩被洪水挡住的时候我们只能横渡,洪水又深又急,看不清脚下的石头,再加上身上沉重的物资,很难保持平衡。每横渡一次,都要清理一下冲在鞋里的河沙,即使这样,很多队员的脚还是被遗留在鞋里面的小沙石磨破了。

从出发点到的地原本30分钟的车程,由于灾区道路、桥梁、庄稼基本全被冲毁,我们只能负重徒步近10个小时才能到达。沿途手机信号中断,无法随时向家里报平安,救援工作接近尾声时,我们回到了安全区。那一刻,手机通讯信号恢复,未接电话的提示蜂拥而至。我急忙回拨父母的电话,只听见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喂?喂?是你吗?”听到那句熟悉的话,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父母的牵挂和担忧终于得到了回应,电话那头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

还有一处被圈画的日期是10月末的几天,那是我参加的某次森林火灾扑救行动。我正在火场上奋战时,父亲打来了电话,关心地问候我的安全,询问火场的情况。我能感受到他的焦虑和担忧,害怕我在任务中受伤,发了危险。

为了安抚父亲的情绪,我告诉他我很安全,不必担心。实际上,在打电话之前,我们刚刚遭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危险。巨大的滚石从指战员头顶飞过,腐木突然倒下狠狠地砸在救援人员身边,还有队员滚落在被村民砍伐后的竹林中,尖锐的竹根插穿腰间的水壶……当时,大家都紧张到了极点。尽管如此,我仍然尽力安慰父亲,让他放心。直到现在,我从未告诉他这些危险情况。

看着墙上带着父亲期盼和挂念的十二张挂历,我不禁感慨万千。挂历上记录着我的成长历程,每一次出任务、休假、生日,或关于我的重要时刻,父亲都会在相应的日期上标注。那些日期不仅是我成长的见证,也是父亲对我默默的鼓励和牵挂。

这十二张挂历不仅仅是我成长的见证,更是鼓励我前进的动力源泉。每当我面临人生重要转折点时,我会想起墙上那十二张挂历。每一张挂历都寄托着父亲的关爱和支持,那是我前进道路上的一种动力和力量。

又是一个除夕夜,站在阳台凭栏眺望,远处的白塔公园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烟色岚气;收回目光凝视小区,密密麻麻的小方块儿汇聚成一片片房间的浩海已是万家灯火。蜗居在水泥钢筋丛林的城市,小时候那种见面相互拜年的场景已成遥远的回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从城外传来,五光十色的烟花升腾在夜空,昭示着已是子时,淳朴的人们在新年伊始依托手机互致着美好的祝愿。

“嘀嘀嘀”的短信提示音此起彼伏,一条条祝福语目不暇接,“日月其迈,岁律更新,值此龙年春节,祝老师和家人万事顺遂,阖家欢乐!”沈明发于老家敬上”的普通短信却令人心中心一颤,抚今追昔,时光烟云,涌上心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尚沉浸在春节的年味中,学校如期开学了。我时任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老师,沈明发同学迟迟未来报名,我决定第二天去家访。

我早早吃过饭就冒雪家访。沈明发家住两公里外西河坝的沈家大湾。沈家大湾许多人家屋宇冒出炊烟,其中一间小屋升起的炊烟青得没有一丝浊色。我尚未靠近小屋,一条大黑狗扑了过来,狂吠地虚张声势。“黑二!”随着屋里传出的吆喝声,一个中年汉子开门迎了出来,黑狗瞬间意识到什么,摇起尾巴,摆出一副亲昵的样子,前倨后恭起来。中年汉子是沈明发的父亲,他忙把我迎进门里,“何老师来了!”

他们一群人围坐在炉旁烤火,明发在灶前烧着柴草,他妈在灶台切菜。他妈妈微笑着打招呼,“刚才火在笑,我说有客来。没想到这么冷的天,何老师来到我们家!”我坐在他们让出的座位上,将几乎冻僵的手伸向火炉取暖。明发的大哥忙着去烧柴火,明

## 童年的延伸线

何武

发走过来坐到了我的身旁。

明发父亲的头发过早地染上岁月的雪花,古铜色的脸在炉火的映照下,轮廓明显起来了。他是经年累月风雨同行地赶着鸭儿四处牧放的“鸭棚子”,鸭子田间牧放的场景如雨如烟,白水煮白菜不放油盐的节约令人心酸。

“叔叔、婶婶,我知道你们家里的实际情况,想让明发外出打工挣钱!”我主动挑起了此行的话题。

“何老师,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这娃儿懂事,心疼父母,是他自己多次向我们请求。”明发妈妈叹了口气,用手背揩了揩盈泪的眼角。

“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小学就没毕业今后能干什么呢!”我说。

“天下父母没有不望子成龙的。明发,何老师冒着这么大的雪这么早来到我们家,你不能辜负老师的期望,你还是给大家表个态嘛!”明发貌似严厉的父亲也情不自禁了。

明发礼貌地站起来,一张娃娃脸黄皮寡瘦,他双手相握,把指关节弄得啪啪直响,“老师,我明天就来上学!”饭菜的香味伴随着大家的笑声,让满屋子荡漾着久违的温馨。

明发念初二时,我接任他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一次他没请假就走了,我得知消息时,他已踏上了西去新疆的列车。就这样,初中没毕业的明发,开启了他闯荡新疆的生活。

有人说,时间能让所有事物褪色,

包括记忆。我离开学校去乡政府工作,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转眼十年过去了。

那天腊月二十五的下午,我上班不久,接到了自称是学生沈明发和沈红爱的电话,他们约我晚上小酌一杯。

晚餐的地方是牛儿饭店,雪虽然未在街道上沉积,但树枝、房顶已覆盖了稀稀落落的白色。

我刚到饭店门口,就有两人迎了出来。我一眼认出了昔日的学生明发和红爱。明发的目光透露出谦逊与睿智,红爱依旧是一副豪放的样子。

室内淡淡的暗红色炉火映出一片微明,让人滋生出“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怀想。

“双河白酒,是一种浓度最高的乡情!”明发的兴致很高,“牛老板,把封坛酒抱出来!”

酒坛的封口打开,满屋飘香。“明发,何老师既是我们的老师,又是我们的姐夫,他谈起了自己的愧疚,“感谢老师冒雪家访,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他谈起了初到新疆库车的艰难,谈起了父母的含辛茹苦。

“时间与过往的愧疚,岂是一杯酒能够偿还。我先干为敬!”明发端起酒杯起身一饮而尽,我们纷纷起身效仿。

“我非常感谢何老师,那时我调皮

捣蛋,你委任我为班里的体育委员,不时敲山震虎,不然哪有我的今天!现在,我也沿用老师的办法管理着我的团队!”红爱回忆往昔,直抒胸臆:“我这杯酒就叫‘感恩酒’!”我们一同起身敬酒。

学生往事成了当晚最可口的下酒菜,那是属于他们色彩斑斓的童年。青春梦想的花季,是他们最真实、最原始也是最苦涩的芳华。

轮到我说话了,“你们的陪伴让我感动!你们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恒心,无疑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我这杯酒就叫‘祝福酒’吧!”

窗外街道已被积雪遮蔽,世界藏匿到了一个模糊的昏夜里,似乎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境。

在新疆立业的明发,几乎每年燕子似的回来一次。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没有返乡,我同样会收到他的春节礼物和问候短信。

二十多年来,每每念及明发,心里总是莫名的柔软,夹杂着丝丝温馨,夹杂着丝丝欣慰,有时还夹杂着丝丝感伤。

在明发的眼里,还乡过春节,不仅仅是传承一种文化,更重要的是体验一种根脉情感。春节还乡路,复活着我们记忆中那些“年”味,不至于让我们离散。

生活的美好在于平淡的重复与相似。明发一次次踏上春节还乡路,反复打捞自己的童年时光,他感慨良多:“人生再漫长,也是在童年的延伸线上!”

城外的鞭炮声已经零零星星,时钟指向凌晨两点,我急忙给明发送上新春祝福短信,祝愿他在故乡感受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气,在“此处心安”的根脉感中蓄积力量,迎接又一次全新出发。